

廣大和諧---比較哲學與文化

紀念方東美先生誕辰雙甲子

In Memory of Thome Fang :1899 ~ 2019

孫智燊主編

俞懿嫻校訂

後記：敬悼一代哲俠孫智燊先生

俞懿嫻*



(孫智燊，1935-2020)

多少兒時事，翩翩上我心：
溪流貫大地，牧野生叢林。
宛若著天光，煥然氣象新。

*There was a time when
meadow, grove, and stream,
The earth, and every common
sight
To me did seem
Apparel'd in celestial light,
The glory and the freshness of
a dream.
It is not now as it has been of
yore;
Turn wheresoe'er I may,
By night or day,
The things which I have seen I
now can
See no more!
The rainbow comes and goes,*

*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浙江紹興人，1958年生於台灣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教育研究所畢業，教育部教育哲學學門公費留學、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哲學哲學博士。著有《懷海德自然哲學--機體哲學初探》、《道德教育與哲學》及中西哲學中英論文、專書論文近百篇。主編程石泉著《中國哲學綜論》、《中西哲學合論》等，校譯懷德海《科學與現代世界》。曾任美國加州克來蒙神學院「歷程研究中心」、夏威夷大學東西哲學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歷程研究》(Process Studies)國際編輯委員會委員、高教評鑑哲學學門專門評鑑委員等。

<p>嘖嘖嘆觀止，只合夢中尋！ 而今滄海變，萍飄似轉蓬， 尋覓窮日夜，睽違舊時花。 彩虹來復去，鬥豔玫瑰紅。 月明顧且樂，蒼穹澈九重。 瀾麗星輝夜，旦生旭日中。 惺惺了可悟，何地覓故榮！</p> <p>——華茲華斯，〈永生 頌：童心體常待追憶 〉，孫智燊譯</p>	<p><i>And lovely is the rose; The moon doth with delight Look round her when the heavens are bare, Waters on a starry night Are beautiful and fair; The sunshine is a glorious birth. But yet I know, where'er I go, That there hath passed away a glory From the earth.</i></p> <p>(Wordsworth,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p>
--	--

台灣時間 2020 年 10 月 3 日，中秋節甫過。突然微信「東美大學」群組傳來訊息，若好貼文：「各位長輩與愛好東美的朋友們，跟大家報告一個不幸的消息，我的姑爹 Suncrates 於美國當地早上時間睡夢中離世，希望大家能在心中為我姑爹迴向，願他老人家早登極樂淨土。」霎時間，整個群組崩潰了！大家傷心欲絕，不敢相信這是真的！10 月 1 日上午 8 時許，智燊先生還發出了最後的貼文，盛讚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郭實渝教授有抗日勝利的重慶精神，是「臨財毋苟得的女中丈夫」。不到兩日，先生怎地就歿了呢？追悼懷念的文字和詩篇不斷湧入：慟傷頓失良師益友。平時與常孫先生交流的群組「龍友」（群組原名「國際廣大和諧沙龍」），恍如失怙。

記得約四十年前某日，我尚在台師大就讀教育研究所的時候，在先師程石泉先生外雙溪的寓所，見到一位相貌堂堂、談吐不凡的中年學者，口稱「程伯」，正與石泉師說著他們去年孔子誕辰，和陳立夫、華仲馨諸先生一起在舊金山舉行的祭孔大典，認為這是海外僑界的一大盛事。在那台灣一片全盤西化、大陸批孔揚秦結束不久的時代，兩位先生咸以為「禮失而求諸野」，海外舉行的祭孔大典尤具意義。之後，我負笈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攻

讀「教育哲學」(Philosophy and Education)的哲學博士學位(Ph.D.)。學成返國，任教於東海大學哲學系，十餘年間和孫先生幾無往來。及至 2005 年 6 月，石泉師壽終正寢於美國加州自宅中。為了紀念石泉師以及他的老師方東美先生所重視的中西有機思想比較，我和輔仁大學合作籌辦了 2007「創化與歷程：中西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reativity and Process: East—West Dialogue)，準備邀請孫先生參加，於是開始和他取得聯繫。跨洋電話聯繫過程中，發現孫先生幽默風趣，滔滔不絕；中英文造詣高超，記憶尤為驚人。舉凡中西學界政界名人典故軼事，歷史事件，無不如數家珍。

同年 12 月，孫先生因終於完成方東美先生生前交代的重任：將他的英文著作 *Chinese Philosophy: Its Spirit and Its Development* 譯為中文《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下冊》，交由台北黎明文化公司，加入「方東美全集」重新出版，受邀返國「打書」。我便趁機請他到東海大學演講。他隨手拈來講題：「從東美先生與東海哲學一段奇緣談起」，除了解釋東美先生從未到東海教過一天書，學校卻建了「東美亭」以茲紀念的奇緣之外，還大談當年他差一點作了本校外文系第一屆的學生：1955 年本校只招了二百名新生，他則名列其中。曾約農校長曾親自致函孫教授的先翁孫介文先生爭取他來，但他還是選擇讀了台大外文系，不免讓人慨歎東海總是招生不易！

2007 年 3 月，孫先生回台參與前述會議，發表了英文論文〈方東美和懷德海：從歷程觀點看作為預存後現代主義者的雙子星〉(“Thome H. Fang and A. N. Whitehead: Twin Stars as Pre-Existent Post-Modernists in Process Perspective”)一文，可惜因是外文，沒收入我主編的《哲學與文化》「創化與歷程」專輯。與此同時，我還操辦了 2006 年 7 月 3 日在奧地利薩茲堡大學(Salzburg University, Salzburg, Austria)舉辦的「第六屆國際懷德海學術會議：歷程的重要性--體系和冒險」(6th International Whitehead Conference, The Importance of Process—System and Adventure)其中「中國傳統與文化組」(Chinese Tradition and Culture Section)部分，孫先生和沈清松教授成為我首邀的對象。在那個會上，他同樣是以「方東美和懷德海」為題，詳述他將兩人視為東西歷程思想的雙子星。他提到懷德海在哈佛任教時教過的中國學生，包括陳榮捷、謝幼偉、賀麟等人，方東美並不在其列。當時

他在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WN, 1921-24)麥克基維瑞(Evander Bradley McGilvary)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寫了〈英國和美國新實在論的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Neo-Realism”)一博士論文。看似沒有交集的兩個人，之後卻在方東美將懷德海的專用術語，以精確優雅的方式，拿來詮釋《易經》和大乘佛學，尤其是華嚴宗哲學，使得方東美成為上個世紀最具懷德海色彩的偉大中國心靈。尤其意義的是他們共享對於教育的深刻關懷，把教育看做文明歷程中形塑與指導的力量，也就是對未來人類之為一個整體，在宇宙創化進程(Cosmic Creative Advance)裏這一個微小機體的導引。自此之後，只要有會議邀約，孫先生皆以年紀大了，要照顧師母，不便遠行婉拒，我們也就再沒有見面的機會了。直到 2018 年，孫先生邀請我參加他與大陸友人設置的微信群組「東美大學」，終而從中得知他倏忽辭世的消息。

人稱斯賓諾沙(B. Spinoza)是「醉心於神之人」(God-intoxicated man)，智燊先生則可謂是「醉心於方之人」(Fang-intoxicated man)。自從受教於東美先生，他便完全沉醉於方東美的一切了。除了探尋東美先生的家世家譜、學思歷程、生平掌故，也將東美先生許多的中文著作翻譯為英文，英文著作翻譯為中文。晚年從南阿拉巴馬大學退休之後，他將微薄的退休金全都花在設置「方東美研究所」(Thome Fang Institute)的網站和出版中英文著作上。20 多年來，他收集了不少相關著作論文，打算把這些文章編輯成冊，出版成書，並以「廣大和諧」為名，以紀念宣揚方東美先生的哲學精神。這「廣大和諧」原該是系列叢書，本書是第一冊，當於 2019 年東美先生 120 歲冥誕時出版。未料先生志願未酬，竟撒手人寰。償其宿願，後死者責無旁貸，只能完成此書之出版。

智燊先生英文名 George Sun，筆名孫格拉底，別號橡林子，原籍河北寧晉，1935 年生於四川遂寧軍人家庭。台大外文學士、輔大哲學碩士、美南伊利諾州大學哲學博士。於美國南阿拉巴馬州大學任教近卅年，曾獲選阿拉巴馬州哲學會副會長，榮獲「美國傑出教育工作者獎」(1975)。先後擔任台大及文化大學哲研所長，獲頒文大「華岡教授」。著有《中國形上學與懷德海》，中譯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下冊》，柏拉圖《對話錄：讌饗篇》，韓路易《增進東西文化交融》等。英譯則有方著〈哲學三慧〉、〈黑格爾哲學

之當前難題與歷史背景〉、〈中國哲學精神講話〉；後漢安清世高本《阿難問事佛吉凶經》等，足見其研究興趣。

先生才思敏捷，慧點詼諧。如稱其「孫格拉底」(Suncrates)之名，得自《當代現存大哲學家叢刊》主編美籍德裔蕭莆教授(Professor Paul A. Schilpp)的「封贈」。他曾任蕭莆研究課(seminar)助教兩年，之後通信時，稱他是「孫格拉底教授」(Professor Suncrates)。蕭莆認為西方只有一位真正哲人——蘇格拉底(Socrates)，教人「認識自己」(Know Thyself)，提醒人要「自知無知」。蕭莆經常語帶調侃地說，「我承認自己的愚蠢」(I admit my stupidity)，孫先生深為感佩，也認同蘇格拉底的機智、風趣、幽默、反詰、正直、誠實、厚道、尤其勇敢——不怕死，願襲此名。或問德國哲學家尼采不是最反對、最痛恨蘇格拉底的嗎？他則答曰：尼采是十九世紀末歐洲哲學怪傑，發言激越警世。他的用心和蘇同樣真誠，他的宗教虔誠，不下於任何真正虔誠的基督徒。他對《新舊約聖經》的熟悉程度驚人，雖未必能倒背如流，也如數家珍。他從小綽號「小牧師尼采」，其《蘇魯支語錄》筆調模仿《聖經》，中有寓言說人們打著燈籠，到處找，找上帝，結果找不到。原來「上帝死了」！是被謀殺而死。緊接著尼采追問，「誰是兇手？」「我們：你我他」！制度化的教會、庸俗化的世人、顛倒化的價值等，通通難逃干係。足見尼采不是反基督、恨上帝；他痛恨基督被出賣、上帝被謀殺！同理，今天我們打著燈籠到處去找，能找到幾個蘇格拉底呢？尼采攻擊蘇格拉底，是怪他過分提倡理知，輕忽其他，搞出「理知器官獨大」的毛病，實對不住五六世紀前悲劇時代古希臘的哲學精神。他所嚮往的悲劇時代精神，其實正是偉劇時代的偉人精神、英雄精神：面對危難，挺身接受，英勇奮鬥，從心所欲，積健成雄。理想的人格，情理圓融，思行合一（思想人與行動人合一）。尼采哲學在他死後遭到妹妹及妹夫的篡改，以迎合狂熱偏激種族主義者，終於搞出納粹版的「超人哲學」，害人非淺，並非尼采本意。關於價值學意義下的「超人哲學」，方先生戰前 1936 在南京中國哲學會發表〈哲學三慧〉，結論提出「超超人論」。方先生主張他山攻錯，提倡合德完人才是（真）超人，要以希臘補救歐洲和中國之憾；以歐洲補救希臘與中國之憾；以中國補救希臘與歐洲之憾。可見方先生絕不是一位狹義的我族主義者，而是求全人類向上超升，盡性發展，圓滿實現的世界主義者，如中國學者宛小平教授和美國學者華珊嘉教授所見。僅

僅一個筆名，孫先生竟能說出這麼一大套道理來，一面可見他的天真率性，另一面也可見他對理想的執著。

2010年，孫先生曾為文浩嘆過去六十年至三十年前，中國人文學者遭到「史無前例」的高壓、摧殘，能夠存活，已屬萬幸，哪有發展空間。例如文革時熊十力先生，身繫一根草繩，悲號呼天，「完了！完了，中國文化，…完了！」馬一浮先生，以老病之軀，眼看一生珍貴文稿，萬卷藏書，通通被紅衛兵丟進火場燒盡，悲痛之餘，一病嗚呼！史學名家、世界級國寶陳寅恪先生，兩目雙盲，兩足癱瘓，還遭紅衛兵喝令罰跪、背小紅書，背不出，施行毒打。多虧夫人唐筭抵擋，還有弟子（劉節）代挨！抗戰前有清華四劍客之稱的李長之教授，是哲學家，詩人，也是文藝批評家。只因寫過一本《魯迅批判》，紅衛兵就大罵：「沖你敢批判魯迅，就罪該萬死！」被判勞改，罰掃廁所，挑大糞，直到粉碎四人幫。朱光潛先生，性情溫和，一生與人無忤，也難逃遭辱被鬪、下牛棚的厄運。幹部勸他認錯，換取提前釋放。朱先生答得很妙：「不願以平生所學，向權威舉債。」梁漱溟先生則當面向毛澤東提出抗議：「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近年來胡錦濤總書記在某次重要大會上講話，顯然有感而發，強調只要「我們大方向正確，不亂折騰」，顯示他也承認建國以來「亂折騰」過。先生語重心長的一再提醒，今後主政者切不可再「亂折騰」，注重教育，培養人才，中國還是有希望的。看今日大陸的標語，從胡錦濤的「和諧社會」到溫家寶的「和諧世界」，早跟文革口號「階級鬥爭」說拜拜了！方先生1956年《中國人生觀》一書的副標題：「廣大和諧哲學」，不正顯示哲學家的前知預言？

在前輩學人中，孫先生十分同情佩服陳寅恪先生的識見和風骨。陳寅恪學歷史，通曉多種學術語言，深知學術發展和國運盛衰的因果關係。1949年他沒有隨表弟俞大維（國府交通部長，後任國防部長）去台灣，而決定留在廣東嶺南大學。抗戰時陳氏擔任國民參政員，和蔣委員長初次餐會後，感懷憂時，寫詩抒懷，留下名句：「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他為人溫柔敦厚，體察入微，弘毅致遠，充分表現在晚年雙目失明之後，全憑記憶，口授八十萬言，完成三大卷以詩證史的傑作《柳如是別傳》。可謂驚天地、泣鬼神！和許多知識份子一樣，他對中共新政權的成立，也是抱著極大的善意、信心與期待的。中國社科院發函邀請他北上擔任中古史研所所長，他表示願意鄭重考慮，但請毛劉

二公其中一位書面保證：在他領導下的社科院中古史研所師生，一切研究不受馬列思想框限為前提。他聲明並非不支持北京的新政權，也非反對馬列。他自己早在 1900 年，還是滿清時代，就一個人在瑞士從德文原本讀完馬克思的《資本論》了。他的堅持，完全是為了學術獨立、客觀、自由的研究精神。惜乎中國人始終擺脫不了政權干預學術思想的老套，近年來台灣搞「去中國化」，可謂舊疾復發了。

「才氣縱橫，一身是膽，獨打天下！」是東美先生生前給智彞先生的評語。他留在台灣最熱的話題，便是所謂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孫先生稱之為「孫公案」。據云，在政治運作下的「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缺乏當事人的證詞說明，指他代理系主任一年內解聘 13 人，「整肅」台大哲學系，「殘害」學術自由。每人「賠償」新台幣 600 萬元，其中只有郭實淪一人，明知自己是出國進修，並非被整肅解聘，拒領賠償金。當年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曾上書請願美國政府，從菲律賓出兵佔領台灣，堪稱台獨運動結合外來勢力的始祖。林的學生洪耀勳與曾天從受皇民化教育，在台大哲學系掌控行政大權，加以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妒才嫉賢，排斥像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等深具民族意識的大師，不容美學家朱光潛來台，逼迫希臘哲學名師陳康先生，以致陳康漂泊海外。孫公因而發難「撥亂反正」，卻遭「皇民派」與「文革派」的聯手抵制。歷經阻撓，他突破重圍，終於聘得唐君毅、牟宗三、嚴靈峰諸大師，嘉惠台大學生。1974 年 9 月孫公任滿一年，離台返美，雖經國先生說：「這個青年有學問，有才華，愛國，敢做敢當」，欲以重用，他仍遠去「橡林」隱居，不慕榮利權位。此事真相究竟如何？時任助教的傅佩榮教授告我，孫公當時所遭遇的，本質上還是省籍對立的問題。他一下解聘 6 位專任，其他只是兼任不續聘。或因短期代理遭到不少抵制排斥，給他想像背後有極大的勢力必須對抗的空間。另從相關當事人得知，事涉複雜，既有方東美和殷海光兩派的門戶之見，又有黨爭政爭涉入，絕非單純省籍對立可以解釋。學界的紛紛擾擾，孫先生的這些故事隨著他的離世，也該劃下句點了。可惜世局膠著，中西文化是要對立衝突，還是要交融互補？台灣與大陸是要合要離？要和要戰？還有待時間和歷史來解答，這時哲學能發揮的作用似乎很有限。末了，本書之出版，感謝時英吳心健先生義允，心頤先生修稿。

2021.03.29. 歲在辛丑 於台中大肚山

附文一：我所知道的孫智燊 溫擷雲 2021年1月18日

孫智燊於2020年10月2日清晨5時的突然仙逝，令我十分震驚與哀傷。他1935年7月17日生，享齡85。我們是台大外文系同班同學(1955-1959)，1965年9月在美國洛杉磯結婚。智燊赴美後到南伊利諾大學改念哲學。1971年取得學位後在南阿拉巴馬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Alabama, Mobile)教哲學廿七年。擷雲(Dora)則在同校醫學院病理系替醫生打病理和解剖報告廿年。1998年到1999年，我們相繼退休。智燊此生與「書」結緣，加上他驚人的記憶力，使他成為一位 self-made scholar，他為人熱心慷慨，勤勉好學，能言能文，文思泉湧。他的缺點是不切實際，喜亂花費。他從1973-74回台大哲學系客座一年，回美國後的卅年，他幾乎每年暑假皆回台參加學術會議，到軍中演講，或用電腦對台灣和大陸學生上方東美課。總之這後卅年，他是人在美國，心在台灣。在我們相處70年漫長的歲月中，Dora替George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替他打了300頁的博士論文。二是校對他翻譯方東美巨著《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下二冊783頁。我們的兒子Patrick孫信達54歲，長得高大英俊，亞特蘭達理工學院碩士。現任電腦工程師和業餘畫家。他從小愛畫，可惜我們沒培植他成為一位畫家。

附文二：橡林吐清氣 幽居隱哲仙 ---懷念友人橡林子孫公智燊先生

米蘭 河南鄭州 東美大學微信群組版主 2020年10月9日
日夜于山房

美國墨西哥灣邊的小城莫比爾(Mobile)，有一片薄霧穿行的橡樹林，林中坐落著一處黃牆紅瓦的雅墅——橡林居，屋主橡林子，南阿拉巴馬州立大學孫智燊教授與Dora溫擷雲夫人長年隱居於此。我與橡林子先生不打不相識在新浪微博。2012年我在博文中引用了方東美先生的一句詩「一心璀璨花千樹，六合飄香天地春」，當時錯寫成了「天地飄香六合春」。半天不過，就有陌生博友號稱橡林子的，在評論區裡告訴我搞錯了！我年輕氣盛，心想這位刺兒頭究竟是何方神聖？一查博主，服了！也巧了！竟是國際東美學社的主

編孫智燊教授，真是天賜善緣！方東美先生是我的學術偶像，沒想到東美學社的主編在網路上找上門來了。那以後，我彷彿進入了名山攬勝，一時奇峰幽谷，飛瀑流泉，好不暢意！橡林子先生常與我討論英語翻譯、詩詞與禪學內容。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論學對象是東坡居士〈念奴嬌·赤壁懷古〉的英文翻譯，先生就「多情應笑我」中究竟是誰在笑「我」，展開了學術研究級別的探討。當時我震驚了，這中私下聊天也太較真、太正規了。我的觀點是：翻譯是個直探心地的思維活動。就在下對蘇學士佛學修養與人生際遇的推揣，這個笑的主語只能是「我」，且是一個清靜無污的本我。這著名的「一笑」自是「清靜自性對彼時報身見境生情的一笑」。橡林子先生直呼高見，認真地把我的觀點列為「笑」說的第六新解。這可讓我見識了做學問不只是做學術會議上的學問，不只是做公眾視野內的學問，它在日常思考中，在學人間的交流中。我思忖，我就是在那時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學者。先生喜歡寫古詩楹聯，經常就平仄押韻與我推敲。兩三個回合之後，我常以為塵埃落定定稿了，然而沒有！橡林子先生的詩稿似乎沒有定稿一說，常常一兩個月後，又發來新的版本，果然比前稿更為貼切。這種錘煉字詞的功夫，我深深地為之折服。橡林子先生治學謹嚴，提攜後學更是不遺餘力，經常分享學英語的好方法，鼓勵我寫書法「何必標顏柳」，建議我出國深造。得知我收藏方東美先生的著作後，先生輾轉托人從臺灣聯經書局郵寄來一套漂亮的英文原著《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作為「學勤獎」頒發給我，我則視若珍寶。不曾想到，在茫茫的網路上，得遇橡林子先生這樣春風拂面的人文大師，萬里之外勉勵無名後進，我實幸甚之至！2017年9月，我邀友同遊臺灣，想看看那兒的文化實況。橡林子先生得知消息後，極力要為我引見幾位寶島文化名人，我閑雲野鶴慣了，無意交際，便婉辭了先生的美意。沒想到在尋訪方東美故居時碰到了點問題，故居並不像想像中那麼好找。我便通過微信求助於先生，先生立馬安排幾位教授接待了我們。傍晚時分，一行人來到了方東美故居的門前合影留念。也就是在9月8日當晚，我組建了「廣大和諧」六人社群，方便先生與大家商討廣大和諧文集事宜。橡林子先生很是高興，說我「靈犀一點兩岸舟」，稍後幾十位海內外朋友入群，「國際廣諧沙龍」社群應運而生，兩年後改名「東美大學」。「國際廣諧沙龍」社群期間，橡林子先生被眾人尊稱為孫公。三年來，孫公在沙龍日日講學不輟，

層層點化後進，聯結各種力量，可謂不遺餘力地「為往聖繼絕學」。之後「東美大學」社群辦了線上公益讀書社群，做過五期分享，包括「華嚴宗哲學」與「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兩個專題，得到了孫公極力讚賞與鼎助。面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巍巍高山，孫公自稱是「美之華人，今之古人」，還用這八個字為自己刻了一方閑印。正是憑著無比堅定的信念和和熱忱，橡林子這位遠在美國莫比爾小城橡樹林中的現代「隱士」，一直在默默傳承著方東美先生「廣大和諧」的哲思，踐行著「一心璀璨花千樹，六合飄香天地春」的詩教。2020年9月10日時值中國教師節，孫公在橡林居手把啤酒豪對螢屏，向「東美大學」所有的龍友隔空祝酒“Toast to you!”9月24日，孫公在「東美大學」分享其新成詩句：「明道春風兼雨露，伊川謹敕豈凡夫？疫期但問何所進？愧覽伏波規侄書！」孰料故居依舊，故人難見！幾日後的國慶假日，我們的橡林子先生，我們敬愛如山的孫公智燊教授，卻在睡夢裡別了橡林，離了人間，悄悄地騰沖四重天。沒有驚擾到任何人，空餘親朋故舊悲傷不已。橡林子先生啊，明道的春風你有，伊川的謹敕你有，日日精進你有，名士風度你更有！我們不捨你，不捨你的洪鐘大呂，不捨你的滔滔雄才，不捨你的朗朗笑聲，不捨你的珍貴分享，不捨你的士林風範，不捨師友們在一起談學論道的每一個白天與夜晚！我們捨不得你走，捨不得…… 今天是10月9日，朦朧中看到秋霧籠罩著橡林，房子旁邊還停泊著先生最愛的那輛紅色老爺車，客廳還放著那瓶 Heineken 啤酒，旁邊還餘有幾粒佐酒用的開心果。一切恍如昨日，夢遠故人已昔。橡林秋霧微冷，哲仙神返太清。晚學在此為先生賦詩一首，合十淚送：

不可思議孫公去，對境空空東美群。
談笑風生猶在耳，菩薩金剛辭凡塵？
一聲不語夢裡行，何其灑脫何其迅！
汨汨淚流憶橡林，高天長河不見人。
一心璀璨結善緣，沙龍龍門擺三年。
三年高山流水長，潤澤四海與八荒。
今之古人美之華，風趣天然是大家。
傳承聖學不遺餘，提攜後進無分別。
感先生學問之高華，歎先生飛升之迅疾！遺我眾學子，
一身正氣滿乾坤，滿腹經綸真學人！
兜率天宮花錦秀，彌勒樓閣有人迎。

成就生命大使命，自在歡喜春風生！

附文三：諸龍友悼詞(2020.10.03.-10.)

安徽合肥宛小平：焚膏繼晷譯方著，欣慨人生猶歌德。

杭州聞中：此地千人望，寥天一鶴歸，息佚還向空中去；問
君何所之，廓寂默無言，月圓心明華滿枝。

滄州水木：亦欣亦悲，萬里江山同垂淚；亦師亦友，一腔正
氣滿乾坤。

春風化雨：平易近人，知識淵博；鼓勵後學，為人師表；音
容笑貌，永留人間，光照千古。

江西南昌中華：惡耗傳來淚眼朦，萬般思念憶孫公，為人師
表德馨逸，千古流芳熠燦隆。

陳靖：以無門為大，惟聖學為歸，化雨春風，百里桐樅銘德
業；別橡樹之林，正桂華之候，聞哀傷往，千秋棠棣失
儀型。

九笑：生死如如，君能無可無不可，去來幻幻，吾愿相逢難
相逢。

陳忠遠：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公在西洋攜後進，樑木其壞，
哲人其萎，我於中土哭先生。

深圳一線農民：千言萬語留不住，散盡韶光兩空空，天涯咫
尺公歸處，海棠花下思朦朧。

北京海音：哲師游大千，高風揖世間，遷化一何速，風規警
廉頑；中哲譯煌煌，金聲振華嚴，臨風想音容，淚灑菊
花天。

台北陳曉林：耆哲返兜率，理事無礙，一心璀璨花千樹，玄
言入大化，悲智雙運，六和飄香天地春。

苗栗高證：念茲在茲，一生專弘方師智，劍及履及，萬緣放
下西天行。

霧峰林安梧：孫卿學富冠群儒，智納百川一丈夫，燦盡珣傳
真東美，訪尋三慧正真如。

台北郭文夫引《楚辭·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
里兮傷春心。

台北賴賢宗：旁通統貫會有宗，物各付物大化中；振起華
魂在吾輩，孫格拉底繼芳蹤。



左方東美教授，右孫智燾先生，1974年夏攝於台灣桃園腳板山。

封面背頁



嘗盡天下美 不如菜根甜
閱盡地上樹 不如橡林

仙

--孫智燊詩